





揚雄傳下第五十七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八十七下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巨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

斜東至弘農南岐漢中

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也漢中今梁州也斜音弋奢反

張羅罔置罟捕熊羆豪

豬虎豹狢獾狐菟麋鹿

師古曰狢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獾亦獼猴類也長臂善搏獾身長金色狢音弋授反獾音纒

載巨檻車

輸長楊射熊館

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

巨罔為周法

李奇曰法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法音祛

縱禽獸

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巨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巨風

師古曰藉借也風讀曰諷

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

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

師古曰言憂百姓也

今年獵

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

師古曰太華即西嶽華山

椽截薛而為弋紆南

山巨為置

師古曰嶽薛即所謂峩峩山也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嶽薛音截齧又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

羅千乘於林莽

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平曰莽帥軍辟陸錫戎獲胡師古曰辟足楚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

之辟音才恤反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繫為外儲也服虔曰儲音猶言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槍音千羊反纍音方佳反

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繫為外儲也服虔曰儲音猶言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槍音千羊反纍音方佳反

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厯至矣師古曰

曰厯古勤字而功不圖張晏曰不可圖畫以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恐不識者外之則

巨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巨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者言為脯羞以充實豆薦宗廟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巨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今

樂遠出巨露威靈師古曰露謂顯暴不深固數搖動巨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王之

急務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茲邪猶云何為

如此也呼音于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師古曰詳悉也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客曰

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竅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

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竅窳封豕鑿齒皆為民害竅窳類獬豸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呎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窳音於黠

反窳音愈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師古曰黎衆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

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音匹昭反提劍而叱之

所麾城櫛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櫛音車憶之憶師古曰櫛舉手擬之也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

不可盡記言其多也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鞮釜生蟣蟲介

胃被霑汗師古曰鞮釜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釜音年蟣音居豈反巨為萬姓請命虜皇天廼展民之所

詘振民之所乏師古曰展申也振起也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密靜也鞞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鞞革履音踏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夏屋也於是後宮

賤璚瑁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師古曰琢刻鏤也琢音象惡麗靡而不

近斥芬芳而不御師古曰斥却也抑止絲竹晏行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

師古曰衍音弋戰反幼音一笑反眇音妙是巨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儀也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作

虐東夷橫畔師古曰鸞音弋六羌戎睚眦閩越相亂師古曰睚眦目貌睚音五解反眦音仕解反睚字

或作矐矐者怒其目背也音工喚反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師古曰於是聖武勃怒

爰整其旅廼命票衛師古曰票票騎霍去病衛衛青也汾沔沸渭雲谷電發師古曰汾沔沸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蠶軼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蠶與鋒同軼過也疾如奔星

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幽都北

方謂匈奴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曰夷傷也靡節西征羌燹東馳是日遐方

疎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疏亦遠也鄰邑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躋

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躋舉也音矯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永亡邊城之災金

華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師古曰靡合韻音武義反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

之師古曰樵夫采樵之人故意者曰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師古曰罔靡皆無也殺衰也音

所例反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迺時曰有年出兵

整輿竦戎師古曰有年有豐年也因豐年而時出兵也竦勸也振師五祚習馬長楊師古曰振亦整也祚與祚同簡力

狡獸校武票禽師古曰校計量也票禽輕疾之禽也票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

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其西師古曰瞰遠視也音口濫反

西厭月嶠東征日域服虔曰嶠音窟穴月嶠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厭音

涉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師古曰鹵莽淺草之地也阮音口衡反莽音莫戶反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師古曰

曰言已死則蹂踐其屍破傷者則輿之而行也廝折也音斯累自力追反

孟康曰瘵者馬脊創瘵處也蘇林曰以耆字為耆字著音憤之著鏃著其頭也師古曰鏃鐵矜小

字也淫夷過傷也據如孟康之說則箭括及鏃所中皆有創瘵也於耆而被金鏃過傷者復眾也

如蘇氏以耆字為耆字依其所釋則括及鏃所傷皆有瘵又著金鏃於頭上而過傷者亦多矣用

字既分別句不同據今書本多作者字宜從孟說鏃音蟬又音延著音竹略反矜音巨巾反

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頂下向則領樹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領音一

胡感反服音蒲北反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也

一

二

三

夷而不禦也師古曰禦止也是已車不安軻曰未靡旃從者仿佛翫屬而還

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廻旋師古曰車不安軻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仿佛讀曰髣髴翫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讀曰旋也亦所已奉太宗之

烈遵文武之度復二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合韻音牛具反使農不輟

耰工不下機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音憂婚姻已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解於上也出愷弟行簡

易矜劬勞休力役師古曰易合韻首弋赤反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

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康曰碣磬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師古曰鞀古鞀字鞀小鼓也鞀音

一轄反桔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桔隔擊考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一日桔隔彈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桔音居點

反球音求又音酌允鑠有樂胥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當酒帥禮樂以為有也師古曰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

之詩曰於鑠王師小雅桑扈之詩曰君子樂胥故引之為言也胥音先呂反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師古曰大雅思齊之

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小雅桑扈之詩曰受天之祐祐福也音戶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

也師古曰大雅旱麓之詩曰悌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謂勞來之猶言勸勉也故雄引之云勞音郎到反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已禪梁

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

馳騁稷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欲獲之收

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師古曰離婁古明目者一號離朱燭照也

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

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迺今日

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

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雄方草太玄有已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謝

雄曰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

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為眾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

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師古曰析亦分也儋荷負也懷人之符分人之

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謂綬之色也紆紫也拖曳也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

曰金門金馬門也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師古曰從音子容反顧而作太玄五千

文師古曰顧反也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扶疎分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師古曰纖微之甚無等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

黃門師古曰纔淺也言僅得之也纔音才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

託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為七也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

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翩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故士或自盛曰橐或鑿坏曰遁應劭曰自盛以

是故騶衍曰頡亢而取

世資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大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為迂濶遠於事情然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胡浪反

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師古曰連音輦今大漢左東海右渠

搜前番禹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陶除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此東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以為名今書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東

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徽曰糾墨製曰質鈇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徽墨

散曰禮樂風曰詩書師古曰風化也曠曰歲月結

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家家自曰為稷契人人自

曰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縱韜髮者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

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管仲也羞比之也以其不為王者之佐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

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鳥島海中其義兩通乘音食證反

昔三仁去而殷虛師古曰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虛空也一日虛讀曰墟言其亡國為丘墟二老歸

而周熾應劭曰二老伯夷太公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殺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師古曰五殺謂百里奚也買以殺羊之皮五故稱五殺也范雎曰折摺而危穰侯

晉灼曰摺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師古曰噤吟鎮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

古拉字也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韻音居御反

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故世亂則

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孟康曰或釋褐而傳孟康曰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

笑之以謀告無忌也或橫江潭而漁師古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趙趙求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辭

遇應劭曰或立談閒而封侯服虔曰或枉千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

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或擁帚彗而先驅師古曰信

燕昭王郊迎擁彗為之先驅也師是已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讀曰申

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罅罅瑕隙乖離之漸則當今縣令不

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言奇者見疑

行殊者得辟師古曰是已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師古曰死屈也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師古曰鄉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

固閉也擬疑也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

聞罷師古曰報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

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

無言極盛者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

存師古曰攫挈妄有博執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

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靜合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

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迺已鳴臯而笑鳳皇

執蠖蜒而嘲龜龍師古曰蠖蜒蜥蜴也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

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吏附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之悲夫客曰然則靡

玄無所成名乎師古曰范蔡曰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

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師古曰髀骨也翁肩陷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翁斂也

激印萬乘之主如淳曰印怒也言秦安得王獨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

界間其兄弟使疏應劭曰當也師古曰言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鍾頤折頰涕

涇陽秦昭王弟貴用事也師古曰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

張晏曰蔡澤說范雎以功成身退禍福之機適值雖有開於王因師古曰時也師古曰天下已定

薦以自代師古曰搯謂急持之咽頸也炕絕也咽音干反炕音抗師古曰適也師古曰五帝

金華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師古曰輅音胡格反輓

劉敬傳師古曰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師古曰不拔謂其堅固師古曰適也師古曰五帝

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師古曰枹音孚解甲投戈

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師古曰靡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師古曰諄音垂也

音布內反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曹隨師古曰

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隤師古曰

規模曹參因而從之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

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陔應劭以師古曰乃會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

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飲於此臺蘭相如前折昭

謂齋壁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也史記始四皓采榮於南山

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迺在甌池非章臺也孟說失之票騎發迹於祁連

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

師古曰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呂為賦者

將曰風也師古曰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

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帝

故觀覽之者但得浮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呂風師古曰帝

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師古曰非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師古曰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師古曰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



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師古曰輟止也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曰潭深也渾天象也渾音胡昆反參摹

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拆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

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

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

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項之歷焉擻之曰三策蘇材曰三三而分之師古曰擻

音食關之曰休咎辨之曰象類晉灼曰辨雜也師古曰辨併也音并播之曰人事師古曰播布也文之

曰五行擬之曰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

不虛生為其泰曼漙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漙音緩師古曰曼漙不分別貌猶言濛濛也曼音莫幹反漙音負故有

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晉灼曰攤音離服度曰規音規師古曰攤音搗皆曰解剝玄

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文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玄文多故

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眾人之不好也雄

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

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師古曰比和也音頻二反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閔意

眇指師古曰眇讀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猶言蕩薄也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茲益也茲年言其久也不寤不曉其意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

者於彼師古曰亶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師古曰放依也

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遍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直實美麗如金玉也彼豈好為艱

難哉執不得已也師古曰已止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師古曰蚪螭解並在前

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

葛騰九閔師古曰撒揭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閔九天之門撒音載揭音居足反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

前漢八十二

六合耀八紘師古曰燭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泰山之高不嘒嘒則不能淳滄

雲而散歆烝師古曰嘒嘒高貌也淳滄盛也滄雲氣貌歆烝氣上是曰宓犧氏之

作易也師古曰宓音伏縣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孔子錯其

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

不溫純深潤則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大也蓋胥靡為

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物也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寂寞為尸李奇曰通化大味必淡大音

必希師古曰淡謂無主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是曰聲之眇

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眇讀曰妙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棍亦同

也音胡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今夫弦者高張急徽

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追趨逐者

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掄引也和應

反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師古曰解在獲人亡則

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獲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

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鍾工者以為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孔

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

此非其操與師古曰與雄見諸子各曰其知舛馳師古曰舛相背

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曰撓世事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詆訾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

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記麟止不

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譏曰為十三卷師古曰譏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

目師古曰雄自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

倥音空侗音同顛與專同

諸理師古曰訓告也 謨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子也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 終後誕章乖

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澆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弟子所謀微妙之言 謨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 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本諸身謨修身第

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

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 謨問道第四

神心胥悅經緯萬方師古曰胥讀與忽同 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謨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 遜于不虞呂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

謨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 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 謨

寡見第七

聖人恩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 謨五百鄧展曰五百歲

聖人一出 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

師古曰哲知也 謨先知第九

仲尼曰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音初林反 壹槩諸聖

師古曰以聖人大道槩平槩音丁夜反 謨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謨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 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

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押也音押 旁開聖則謨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曰寧安也

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謨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呂為門下史薦雄待詔

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

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甚眾雄復不侯呂者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廼如是師古曰實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呂為經莫大於易故作

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

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用心於內不求於

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習與忽同謂輕也唯劉歆及范滂敬焉師古曰遂而桓譚呂

為絕倫師古曰無比類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呂符命自立即位

之後欲絕其原呂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亦粉

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須奏請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師古曰與讀曰豫閒請問其故師

曰使人密問之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符命之事也有詔

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朝之言譏之也

今流俗本云惟寂惟寞自投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妄增之雄呂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者酒師古曰者讀曰嗜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服虔曰芭音葩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無奈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

曰瓿音部小甕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

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凡人賤近而顧念也

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

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且為過於五

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

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諸儒或譏且為雄非聖人而作經

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遺嗣也自雄之沒至

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漢書八十七下

揚雄傳長揚賦有二云充鋌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必按字

書無充字今俗且為兗州字本作沈此充鋌合作銳鋌許慎說文

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

鋌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

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

類矣漢書相承疑誤書為充字如淳注釋乃云充括也顏師古又

依孟康所說為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

且傷夷人乎此充字故合作銳

儒林傳第五十八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八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丞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庠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

聖所曰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

師古曰陵夷言漸橫替

曰聖德遭季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没矣文章之事豈不

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

於是應聘諸侯曰答禮行誼

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

西入周南

至楚畏匡厄陳

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貌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

奸

七十餘君

師古曰奸首干

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師古曰美舜樂之善也

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究觀古今之篇

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

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巍巍者高貌煥明也又西周監於二儀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追視夏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貌自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於是敘書則

斷堯典師古曰謂尚書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韶舜樂也

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為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

行事繩之曰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

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皆

因近聖之事曰音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

唯天知我也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大

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

顛孫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名波明澹音徒其反子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姓卜名商子貢終於

齊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

倫為王者師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干拔反聲音離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

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

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曰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

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燔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

為秦阮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

郎前後七百人迺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迺命就

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不謬矣燔音扶元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

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各鮒而字甲也陳涉起匹夫毆適戍曰立號師古曰毆與驅同鮒讀曰謫不

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

何也曰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

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

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

曰喟然歎息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稀盧縮韓信韓亦未皇庠序之

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皇少

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

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

此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

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

之言延文學儒者百數而公孫弘曰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相御

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曰禮風之曰樂師古曰樂風化也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曰

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

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孔威也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教也言可効道執也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

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

禮崇化厲賢曰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

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師古曰復太

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候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常

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



曰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曰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郎中太常籍奏名籍而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曰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

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謂班行也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分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

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曰明布諭下曰治禮掌故

曰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曰上及吏百石通一藝曰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

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曰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

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曰補中二千石屬師古曰屬

亦曹史今縣令文學解言屬某甲也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請著功令師古

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制曰可自此曰來公卿大夫士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文章貌音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

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謂其舊職也復言方目反

數年曰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

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

子勿曰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衛曰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

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

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

興田何曰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

其地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為太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卽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

夫魯周霸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呂易至大官要言易者

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

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令罷去寬東歸何謂門人

曰易曰東矣師古曰言子寬行其法術以去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

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

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若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

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

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

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

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廼授臨等於是

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自從結髮為童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

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讎

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

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

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

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春秋

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曰禮經多

春秋煩雜廼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

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曰此耀之師古曰用為光榮也

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

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其偽也

曰田生絕於施讎

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

文曰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

師古曰易明夷卦象曰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芟茲言其根芟方滋茂也

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

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

為名之

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

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

師古曰仍亦名也仍音刃曰

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

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主供其事也

病免為丞相掾

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

沛翟牧子兄

師古曰兄讀曰況

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已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

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

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

房出為齊

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

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

師古曰為諸侍

中說經為教授

曰召賀賀入說上善之

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

曰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

孝昭廟

師古曰行謂天子出

先毆旄頭劍挺墮首垂泥中

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刃

鄉乘輿車

師古曰鄉讀曰鄉

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

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

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

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

師古曰郎皆卓衣故章玄服以廟也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

明而入自此始也賀曰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

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

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

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

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

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

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

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

曰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

校書考易說曰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

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房曰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

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

卦筮亡章句徒曰彖象系辭十篇又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

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

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康曰明易為郎

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譟舉兵誅莽事未發

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

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曰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

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

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

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曰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

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曰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曰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

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已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曰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已廉潔著可已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

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曰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姦簡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譚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曰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

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呂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  
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  
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  
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  
目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快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  
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  
尤盛章為王莽所誅也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

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

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母小夏侯說文恭增師

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為城陽內史倉曰謁者論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儒材曰博

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

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

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曰變禮而當

天心師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迺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迺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尚書不同公叔文子

卒衛侯加曰美諡者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大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近事大司空

惠平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

激揚師古曰贊佐也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學入則鄉

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嚮闕大也出則參冢宰之重

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言貶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散

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

子游子夏商子夏各偃于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同眇讀曰妙

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也師古曰卒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讀曰粹臣愚曰為宜

加其葬禮賜之令諡師古曰曰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立弔贈寬中

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

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曰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

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曰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

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

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曰為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者霸曰能為百兩徵曰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初增加分析故與中書霸

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

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

魯申公曰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

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即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相

係而作役解具在楚元王傳也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既不

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宅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獨王命召之迺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曰詩經為訓故曰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疑者則闕弗傳

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曰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廼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曰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師古曰傳自張懸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願念也力行勉力為行也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曰為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息也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既反說讀曰悅得綰臧之過曰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

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曰百數申公卒曰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曰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曰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曰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曰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曰亡諫書式對曰臣曰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曰三百五篇諫是曰亡諫書使者曰聞



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

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

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畧任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

詣博士握衣登堂頌禮甚嚴師古曰握衣謂以手內舉之令容試誦說有法疑離地也握音口侯反頌讀曰容

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

蓋者發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

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留胡嫁反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

充禮官既至田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

之師古曰勞自來到反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孝經說心

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容欲去歌之文類曰其辭云驪

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類曰庸用也主人禮未

畢且無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巨言之師古曰於經何

所有式曰在曲禮工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式恥

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邊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師古曰讓責也

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

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

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呂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

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

德亦事王式曰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

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呂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日

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

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

必貫於足

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

何者上下之分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曰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

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

是高皇帝

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意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

遂罷竇

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

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

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乎

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

廼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

直言無辜廼假固利兵

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

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

而倒太后默然亡呂復舉後上曰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

帝初即位復呂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弘亦徵次曰而事固

師古曰言深憚之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呂言

無曲學呂阿世諸齊呂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

### 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

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

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

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

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

而作因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

之

師古曰黃音肥

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呂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

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

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

師古曰悍勇貌

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

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呂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

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

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

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

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

善也襄亦已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

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栢生及單次凡二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已禮至

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已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各通漢字子方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

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已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

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已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

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為博士

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

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

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放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  
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  
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  
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孟為符  
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  
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  
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顛門教授師古曰顛與專同專門言各自名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顏  
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曰高第入為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曰不修小  
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

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  
祖竟曰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讀為仲家世傳業中  
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  
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  
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  
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  
睦孟至御史大夫疎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  
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也惠授泰山  
冥都師古曰冥音莫零反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  
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  
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取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

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師古曰屬言之

欲反訥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

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

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

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

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

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各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

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已問丞

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

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

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

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曰千秋為郎中

戶將師古曰戶官名解在楊惲蓋免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

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及

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

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

同異各已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

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

詔遣監議者也內外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已經誼

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中

山因傳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各昌字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

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呂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呂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

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

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呂外

屬內卿如淳曰卯成太后親也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呂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

孔光為言左氏呂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

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

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

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

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

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

士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

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呂稱說

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

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

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呂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

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呂官祿訖於元

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寔漸也一善多也滋無也一經說至百餘萬

言大師聚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

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  
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戶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  
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儒林傳第五十八

曹山也鳳鳴氏

漢書八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八十九

田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

呂寬厚清靜為天下帥

師古曰帥遵也

民作畫一之歌

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孝

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蓋也殖生也

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

之屬皆謹身帥先居曰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

四夷內改法度

師古曰攘卻也

民用彫敝姦軌不禁

師古曰不可禁

時少能曰化治稱

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

於世務明習文法曰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

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

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

師古曰鄉讀曰

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

繇師古曰大古側字大陋言非正統而與于問閭師古曰問里門也

里巷而即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

繇退而考察所行曰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曰然

常稱曰庶民所曰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曰為太守吏

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曰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

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曰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

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

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

等師古曰召讀曰邵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曰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

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讀曰僻文翁欲誘進之乃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曰

遺博士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鏤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布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刀也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環也數歲蜀生

皆成就還歸文翁曰為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

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曰為學官弟子

師古曰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曰係高者曰補郡縣吏次為孝

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財臥反每出行

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財臥反每出行



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益多也飭整也讀與敕同使傳教令出入

閨閣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

出錢呂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

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

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

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

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呂化天下今膠

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勞自即到反來音即代反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

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呂政

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呂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

虛名云

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呂蒙禁役使徙雲陵師古曰身為豪桀而

侍郎謁者孟康曰賞官主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以官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復

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馮翊

呂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人也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簿

書正呂廉稱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

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

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

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

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呂刑罰痛繩羣下

繇是俗吏上嚴酷呂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繇是俗吏上嚴酷呂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繇是俗吏上嚴酷呂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曰為廷尉正數決

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

廷中謂朝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

下廷尉師古曰勝及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喻冬師古曰喻

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

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

御史其曰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

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曰章有德時上

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太守霸為選擇良吏

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

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曰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

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夫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然霸精力能推

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問它陰伏曰相參考嘗欲有所

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吏出不敢舍郵

亭師古曰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

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

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曰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

鰥寡孤獨有死無曰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

某所大木可曰為棺某亭猪子可曰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

如此師古曰識記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

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勸也言先以德教化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許丞老病聾如淳曰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

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

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弃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曰外

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

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曰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

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曰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曰曰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

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

曰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二年

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

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

敞舍鵓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鵓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鵓音芬字或作鵓此通用耳鵓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賈所著也武賈鵓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霸曰為神雀議欲曰聞敞奏霸

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

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

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

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鵓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

曰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鵓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

奏師古曰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曰興化條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

師古曰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曰興化條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

下神雀後知從臣啟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  
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  
張湯懷詐阿意曰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  
忠也臣啟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離薄樸大質也割之散  
也也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讀曰解假令京師先行  
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曰偽先天下固  
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  
敝通變造起律令所曰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  
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飭讀與勅同次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  
吏務得其人郡事皆曰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

詐偽曰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于曰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啟言  
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啟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曰外屬  
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  
矣丞相兼之所曰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如若也左右  
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  
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  
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  
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  
民吏曰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  
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  
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廼絕子孫為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

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

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

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曰愛利

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

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曰治行

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曰私天

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

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

師古曰直讀曰值 句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足下

曰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

肉師古曰穰歲豐穰之歲穰音攘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

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為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為汲直豈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 韓信

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君上所信任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

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

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曰共

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供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可

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曰奉

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曰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

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

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面刺王

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

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

邾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闕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曰為無

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礙於桀

紂也師古曰礙比也得曰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

言曰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

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

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

數日王皆去逐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曰問遂遂曰為有大

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

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

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

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詩道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

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

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曰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

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曰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

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竝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曰為渤海太守時

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

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曰息其盜賊曰稱朕意遂對曰海

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曰潢今欲使臣勝

之邪將安之也

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

上聞遂對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答曰選

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臣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郡聞新太守至發

兵已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

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

師古曰鉤鉤也

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

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師古曰罷讀曰破言為盜賊久心亦厭

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

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遂廼開倉廩假貧民

師古曰假謂給與

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

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已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

本糶五十本葱一畦韭

師古曰每一口即如此種也

家二母豨五雞

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

民有

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畝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

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羨芟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畜積

師古曰羨芟也芟雜頭也勞來勸勉也畜讀曰蓄芟音儉勞音虛到反來音虛代反

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數年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已為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

可使

師古曰者讀曰嗜

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

師古曰日恒飲酒也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

問其故

師古曰還同也

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已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已治

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

師古曰說讀曰悅

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已遂年老不

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已褒顯遂云水衡典

上林禁苑共張宮館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

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

之已官壽卒

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劬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

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

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

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道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闕凡數十處師古曰闕所以壅水音一曷反呂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

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

田畔呂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呂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呂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

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

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

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

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

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呂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廡反廡音舞晝夜

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音也火蘊音於云反信臣呂為此皆不時之物有

傷於人不宜呂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

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呂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呂文翁九江呂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

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循吏傳第五十九

黃川忠鳳節  
氏雷國南市

漢書八十九

循吏傳第六十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九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丞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

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率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

曰有德下德不失德是曰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

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今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

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道至於不振師古曰道道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不除則其未難正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

乎師古曰惡謂曰鳥鳥於何也媮苟且也言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溺而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下士聞道大笑

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道之難及故致笑也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珉而為璞孟康

曰鳳方也師古曰去聲刑而從簡易也巧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蒸

蒸不至於茲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貌也黎民艾安師古曰黎黎也艾讀曰又又治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轅謂陵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誅除也孝景時鼂錯巨刻深頗用術輔其

資師古曰資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寧成

之倫師古曰郅郅之反

郅都河東太陽人也官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

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

目都師古曰動目目以使也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

南瞞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應劭曰瞞音馬瞞眼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瞞氏首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居歲

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都為人勇有氣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

居也師古曰居居息傲讀與偃同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擊擊之甚臨江

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何謂搆成

與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呂危法中都師古曰何謂搆成

臨江王師古曰言其罪也中言竹仲反次下亦同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鷹門太守師古曰就家拜便道

之官師古曰不令致關陳謝也得已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

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令騎馳射莫能

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令騎馳射莫能

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呂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師古曰釋置也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寧成南陽穰人也呂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其長吏為

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操言干高反猾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

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

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

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惴音之瑞反武帝即位徒

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

成刑極自己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廼解脫詐刻傳出

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鉞而亡去也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

可比人乎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也賈音此得反假貧民役使數

千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呂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周陽侯姓而為周陽也由呂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

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

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撓亦屈曲也音女教反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日平

除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忤師古曰忤意堅也音章鼓反

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

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屠姓也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

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大

歸也音趙禹繫人也師古曰繫讀日部扶風縣也音脂呂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官為吏也用廉為令史

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

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曰居大府

武帝時禹曰乃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曰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

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曰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

也讀與為吏曰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直干到反報謝務

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曰禹賊深及

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

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禹禹曰老徒為燕相數歲諄亂有罪免

歸師古曰悖惑也言其心皇意昏惑也諄音布內反後十餘年曰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縱有

姊曰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

行不可太后廼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補上黨

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少温籍言無所舍容也温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逋事師古曰逋音必胡反

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曰捕按

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曰為能遷為河內都

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曰

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曰為

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

肄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肄閱也師古曰肄音甘二反號曰寧覓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

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曰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

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

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

衍一縣名也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

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

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令具是時趙禹張

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呂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

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更改也民為姦京師尤甚廼呂縱為

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呂氣陵之

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取音趣直指始出矣吏之治呂斬殺縛束為務閭奉呂惡用矣師古曰

嚴惡之故而見任用縱廉其治效邽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言時政尚急刻也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卒讀曰粹

道不治上怒曰縱呂我為不行此道乎銜

之師古曰銜舍也苞舍在心以為過也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呂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

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呂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上告緡沒入

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閣奔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已而試縣亭長

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

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即有

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呂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呂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

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

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今出倍臧或收入

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

流十河內皆怪其奏曰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

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

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曰為能

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音南往反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

也取吏好猜疑作既害者任用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臆者義縱為內

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温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

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悒悒不辯師古

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悒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鉅廉漢傳也置

伯落長呂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温舒多諂善事有執者

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呂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

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也氏音丁禮反靡音武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

部中中猾呂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呂權貴

富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權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坐

曰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

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脫音它活反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

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

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

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温舒死家索千金師古曰索古累字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吕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

稱吕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寗成

上吕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

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吕故事多廢抵罪

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温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

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吕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

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吕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

行其治也稍遷至主爵都尉上吕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於恃也吕書敕責之曰將

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陜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牽

同騫故取之鳥足吕驕人哉師古曰鳥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吕為虜掘死人吕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吕嘉其相也將

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吕東越為援是一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今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

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

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戀反行音下更反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

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吕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

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

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蒼言此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

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官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官顧而去蘭池官是過也明日又不對假

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吕在外江海

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目掩過不僕惶恐對曰

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  
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楊河東之邑呂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廢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

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呂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微詆也稱

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謂鈿依反王溫舒

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

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播痛呂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

切為小治辯然獨宣呂小至大能自行之難呂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為常法也中

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師古曰

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

沿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

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齊有徐勃燕趙之間

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

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

督之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居倫反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

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呂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

部或至萬餘級及呂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

廼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

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滅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曰羣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呂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



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故盜賊寔多師古曰寔漸也上下相為匿臣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呂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

都尉呂殺伐為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

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

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

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圍使小史

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齋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

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輟陽侯師古曰輟音遂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

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遺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呂廣明連禽大姦徵入

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

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

蔡義為御史大夫呂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封昌水侯歲餘

呂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

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

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明自殺關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

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延年呂材略給

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

等呂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呂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

劔廷叱羣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此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

曰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已數千萬陰積

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

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

器物冀其疾用欲已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

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

僦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顧直也音子就反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

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

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

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音丁禮反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

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

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已功覆過當廢昌邑王

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

與之也乞音氣願已愚言曰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

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

師古曰悻心動也音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

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

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舍讀曰齋偏

袒持刃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

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國除師古曰刎謂斷頸也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

相府歸為郡吏已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

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

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

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

延年何已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

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延年亡命

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曰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

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

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

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涿人畢

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攷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自

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語師古曰語逆也音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

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漸也

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

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

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

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日出之其豪桀

侵小民者已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

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

事師古曰悍勁也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

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出身不顧已足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

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

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

集郡府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

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

延年用刑刻急廼呂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

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田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明曰一千反

莠田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批穀所在也苗粟苗也莠音誘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

霸在潁川呂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屢字鳳皇上下賢

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

賞反在已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

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

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

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延年疑少府

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呂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

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延年察獄

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

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

自布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

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

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呂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已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

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

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

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

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旨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已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

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

之盈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

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悔其賢

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

石故總云萬石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呂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

令左馮翊薛宜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呂御史舉

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

俠臧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

子兄弟長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

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

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自然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也相與探丸為彈

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旦反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

絕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乎其字從木賞呂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

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燒甌也郭謂四周之內

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呂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

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

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

分行收捕皆劾呂為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賞親閱見十置一

師古曰置放也其餘盡呂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呂大石數日壹發視皆

相枕藉死便輿出廬寺門桓東如淳曰廬埋也舊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

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楊著其姓名師古曰楊代也椽代於處處而書死者名也楊音竭代音弋字竝從

木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

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

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纒同皆貫其罪師古曰詭

令立功呂自贖師古曰詭讀日嗜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

者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者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

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呂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

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呂賞為右輔都尉遷執

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

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

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呂下皆呂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

呂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悞納之悞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

上下也其義兩通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呂

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眾也滯呂耗廢師古曰滯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九

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呂至哀平酷吏

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呂為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

表明者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日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

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酷吏傳第六十

拜川中鳳尊  
氏雷固南

漢書九十一

貨殖傳第六十一

班固

漢書九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

師古曰  
阜養馬

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  
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土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

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

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  
沃水之所灌沃也廣乎曰

原下溼  
曰隰

教民種樹畜養

師古曰  
樹殖也

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

械之資

師古曰藿亂也即今之荻也械者器之  
總名也藿音桓亂音五宦反荻音敵

所曰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

育之曰時而用之有節少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

師古曰禮記月令曰  
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乃伐薪  
為炭

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

之月豺乃祭獸  
禽宜免網也音嗟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侯隧

師古曰隼亦鷹鳥即今所呼為鷂者  
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

矰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侯隧徑道  
也矰音曾侯音美隧音遂鵲音胡骨反

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蘗澤不伐

天師古曰難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槎斲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藪音五葛反天音鳥老反 蟪蛄麋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蟪蛄小蟲也麋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母殺孩蟲母麋母卵蟪音弋全反麋音莫奚反 所曰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蕃多也

阜盛也蕃音扶元反 穠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穠即藪字 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

力夙興夜寐曰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瞻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

賈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曰財成輔相天地之宜

曰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曰佐佑 備物致用立成

器曰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 此之謂也管子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相與言仁誼於間宴師古曰間讀曰閑 工相

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

井而為市其義非也 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

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

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翟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 是曰欲寡

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曰德齊之曰禮師古曰道讀曰導

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曰直道而行不嚴而

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諸侯刻桷

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桷也山刻為山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臧文仲也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呂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 其流至于士庶人

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

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

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

器士設反道之行曰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

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

禮誼不足曰拘君子刑戮不足曰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



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師古曰短布長襦也褐編臬衣也短音豎袷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為編

戶齊民同列而巨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

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

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曰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

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

有此人越但有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

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弟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

一號計研故賈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

南遊越范蠡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

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計然

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

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推

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疆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

也音所劣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曰施國吾欲施之

家廼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

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且為陶天下之

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

居貨物隨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

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貯嚮財曹魯之間師古曰

曰多有積貯趨時而發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弟而顏淵簞食瓢

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簞筥也食飯也瓢瓠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煩遙反子贛結駟連騎束

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師古曰為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

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子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曰決斷仁不能曰取予彊不能曰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

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音古

邯鄲郭縱曰鑄冶成業與

王者埒富

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羸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羸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

及眾斥賣

師古曰畜收蓄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奇繒

物間獻戎王

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獻私遺戎王

戎王十倍其償三隻魚至用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曰山谷多少言之

秦始皇令羸比封君曰時與列臣朝請

師古曰與讀曰豫請音才

反姓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

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亦不訾

師古曰言資財眾多無限數訾音子移反

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

曰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

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

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蹏

孟康曰五十四也師古曰蹏古蹄字

牛千蹏角

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

者舉成數也

千足羊

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

澤中千足菑水居千石魚波

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

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又讀為披皆失之矣

山居千章之菑

孟康曰菑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菑即楸樹字

也其下並同也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

之間千樹菽

師古曰榮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謂榮澤也

陳夏千畝黍

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而取其汁夏音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

之田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若干畝厄茜孟康曰茜草厄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見反千畦薑韭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酷

一歲千釀師古曰千釀以釀酒醯醬千瓠師古曰瓠長頸也薪橐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

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輶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車也輶音弋昭反

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個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

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石素木素器也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

牛千足羊彘千雙師古曰彘即豕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采者指千則人曰

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羸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為楊音非也

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葉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葉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

斤師古曰鮑魚也鮑魚也飲而不食者鮑音胎又音落紫音齊鮑鮑千鈞師古曰鮑鮑者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鮑音輒鮑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鮑為鮑魚之鮑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鮑於燔室乾之亦非也燔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鮑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是鮑魚耳而燔室乾者本不臭也燔音蒲北反

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採取實也

子貸金錢千貫節馴儉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儉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儉者合會一家交易者也馴者其首率也馴音子朗反儉音工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亦比千

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唯

卓氏曰此地陜薄吾聞嶧山之下沃壑下有踐鴟至死不飢孟康曰踐音躡

水鄒多鷓其山下有沃野灌溉師古曰孟說非也踐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躡鴟也

民工作布易賈乃

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政者鹽政各一升則各為

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

鮑鮑千鈞師古曰鮑鮑者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鮑音輒鮑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鮑為鮑魚之鮑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鮑於燔室乾之亦非也燔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鮑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是鮑魚耳而燔室乾者本不臭也燔音蒲北反

鮑鮑千鈞師古曰鮑鮑者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鮑音輒鮑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鮑為鮑魚之鮑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鮑於燔室乾之亦非也燔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鮑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是鮑魚耳而燔室乾者本不臭也燔音蒲北反

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節鐵山鼓鑄師古曰運籌籌筭賈滇蜀民行販賣

於滇蜀之間也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魑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

埒等也魑音直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

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

次如直孟康曰平陵如氏直氏也石氏勦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哀耳訾次如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遣

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

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賒音吐載反擅鹽井之利期年所

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子之名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直其然其贏得過當瑜於熾膏勝也熾細也也

也言其於利雖不及汲荷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秀者也熾與織同下云周人既織義亦類此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巨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弟

約頰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頰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也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巨其

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姓間名也刀音貂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

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孟康曰刀間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那無將止為刀氏

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哀間臨菑

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賈郡國無所不至

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已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過邑不入門設用此

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師史既衰至成哀

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曰為納言士欲法

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上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史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秦

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奎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榮

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曰此起富

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

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間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田

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舉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為任用

公家之約此說非也曰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曰致

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曰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侯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

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齎貳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貳之也賈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子錢家曰為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其息十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

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田穡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氏亦鉅

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

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

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訾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

巨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巨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

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師古曰顯與專同巨貨賂自行取重

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巨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

伯巨販脂而傾縣邑張氏巨賣醬而踰侈質氏巨洒削而鼎食處

日冷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灌也削謂刀劍室也謂濁氏曰

人有刀劍削故惡者王為洗刷之去其垢穢更節令新也酒首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曰

冒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燻羊胃以未椒薑張里曰馬醫而擊

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寗孔

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

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

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師古曰姓曲名叔稽名發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

也

貨殖傳第六十一

西川電國節  
氏雷國節

漢書九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班固

上獲軍

漢書九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已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覷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覷音喻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已脩所職失職

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

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齊反繇是列國公子魏

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田文春申君黃歇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

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已周窮交魏齊之危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魏齊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已赴平原之急師古曰春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

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皆曰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

而游談者曰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捉持也學古手旋字也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

正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曰千數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

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

賁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壓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劔而叱之萬辟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闥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

上視之曰好惡齊之曰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禮讀曰示縣讀曰由古

之正法五伯三王之學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而六國五伯之學人也夫

四豪者又六國之學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

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

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

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

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

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

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

士曰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牛晉灼曰鞦鞦橈也鞦牛小牛也師古曰鞦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專趨人之

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向也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

呂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曰俠聞父事朱家自曰為行弗及也

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巨商賈為資劇孟巨俠顯吳楚反時條侯

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至可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巨俠稱

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睢氏陳周膚亦巨豪聞師古曰睢音關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

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繫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繫者感意

氣而立師古曰氣而不快意所殺甚眾巨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剽

攻師古曰臧命滅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巨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

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恃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

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酌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酌其人

之故怨怒也酌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巨翁伯時人殺吾

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巨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伺問之也師古曰微伺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具巨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

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臯

師古曰多猶重也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衛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

者廼肉袒謝鼻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

賢豪居閒已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閒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

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

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閒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之廼從其言也解為人短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

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

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師古曰中充也言皆財不充台徙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皆財不充台徙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

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解兄子斷楊椽頭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

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自殺口

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已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已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已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鼻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

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

河郭翁中師古曰中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東陽陳君孺

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至若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南陽趙調

之徒盜跖而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

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師古曰章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

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曰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

歎曰吾曰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君家破不能有曰安也師

曰言力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曰為福邪諸公曰是

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

姓張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曰君卿之材

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

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

左右師古曰不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曰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

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前漢九十二

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

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今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

族故人各已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

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

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

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

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已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

錮後護復已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

宇與妻兄呂寬謀已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

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已事實語也到

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

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

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

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

莽篡位已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

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

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

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

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

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

弈師古曰博六博奕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

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

曰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

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

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曰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

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

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曰

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廢西曹曰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適此下皆同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曰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

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官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

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曰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

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自免去槐里大

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者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

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管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

母師古曰霑溼言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從閣出

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閣出之也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

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曰為

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音丘呂反又音舉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

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

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

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凡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

也口隱其辭以振也口隱其辭以振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

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

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曰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

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過寡婦左阿君

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

酒飲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涵肴師古曰湛讀

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

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

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

曰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

經書而已師古曰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

也國音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曰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

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處高

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微一旦

車礙為甕所輻師古曰纆微井索也甕井已輒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忽礙不

說或以車為甕或音衛又以甕為甕皆失之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自用如此

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章藥以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圖轉捨無盡

日盛酒人復借師古曰盡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遵大喜之師古

曰喜好愛也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古身自約師古

音許使反不敢差跌師古曰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師古曰湛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我子

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

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友支曰不去因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鄧展曰颯音立單于欲脅誦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

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巨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涉父哀

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

巨上妻子通共受之巨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

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曰左

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

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

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

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中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涉

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大于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

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巨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

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

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

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

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

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讀曰汙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涉自巨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

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家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仵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

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印富人長者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然身衣服

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已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

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涉即往

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已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縶埽除沐浴

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鄉讀曰

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郵人之喪故

側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舍音胡紺反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昃皆會師古曰昃音徒結反涉親閱視已謂

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

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勞音郎到反俸音郎代反其周急待人如此

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

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

史欲已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后免

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茂陵

曰毆與驅同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

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新視事涉未

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已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

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

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

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

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為

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已守

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

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曰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

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

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

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

死可用莽廼召見責曰辜惡赦貫師古曰貫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

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

長吏已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

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

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家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

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曰一吏

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千乘共送涉

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

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首自哀平閒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潛中叔皆有謙退

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潛皆姓也潛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潛中叔不能

得師古曰指其各而捕之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師古曰泛者曰常語問之不切

責也泛音敷劍反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曰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

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聞於世云



漢書卷九十二

佞幸傳第六十三

班固

上獲軍

漢書九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曰婉媚貴幸

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

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

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

津關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駸駸貝帶

師古曰以駸駸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駸駸即驚也駸音峻駸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

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

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師古曰姓比宮名伯子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

師古曰嫣嫣音偃宦

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

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

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秬侯金賞

師古曰秬音丁護反

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

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纒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曰舊恩封陽都侯出

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救無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所毒薨國

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呂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

頭即也濯讀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

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

呂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尊幸之日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百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閒如通家游

戲師古曰閒謂投隙私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呂媚上

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上不樂

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為上

齧太子慙錄是心恨通師古曰錄讀與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師古曰微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塞

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主賜鄧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師古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竟

不得各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呂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

媽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呂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儼鄧通師古曰始儼比也

時媽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

未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呂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媽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韓媽太后錄此

銜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呂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

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呂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雒字或作頌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坐法腐刑給

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

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

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

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

韓媽師古曰埒等齊埒音齊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

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呂選

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

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

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呂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

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呂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

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百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忤恨睚眦輒被百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

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辟建白曰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曰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君側故曰應古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

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

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臯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曰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曰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倚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執也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

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師古曰遂音十旬反修敕宜侍帷幄師古曰敕整也天子召見

欲曰為侍中遂請閒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

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

第一天子曰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

後世必曰陛下度越眾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曰為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廼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

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曰閒已師古曰見音工其反

廼時歸誠取一信曰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曰其書示顯顯

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曰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群下無不嫉妬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曰一

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

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曰此全活小臣天子曰

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皆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

羣下所遺也初顯聞眾人匆匆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

顯恐天下學士媢已師古曰媢古訕字訕謗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

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

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曰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

設變詐曰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

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

死師古曰滿讀曰憑音悶諸所交結曰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璆魏郡元城人也少曰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曰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

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曰為皇后太后

曰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

甚德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

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

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曰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曰康

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繫鉅萬師古曰索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領思

侯夫人晉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

求復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

上立呂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

言師古曰嬖髮汗也易輕也易音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曰外親居九卿位次

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

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呂當代輔政

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為某事具言其臯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

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

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

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

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曰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

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曰滅口上愈疑其有大

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古侮字謀立左

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毋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

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

徙其家屬故郡始長曰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斬反其愛幸不及富平

侯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

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

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

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綦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

晝寢偏藉上衷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衷古袖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音工効反不欲動賢

廼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曰自固每賜

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上曰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曰為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曰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風昭儀及

賢與妻且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曰賢妻父為將作大

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

有前後殿洞門謂門內相當也皆儕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曰綈錦師古曰檻謂軒

繒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

呂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一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要曰下玉為柙至足亦

縷以黃金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坐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

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罕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

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

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廼曰其功下

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

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曰賢為亂

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  
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  
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  
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呂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  
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呂聞咸伏其辜將軍  
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七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  
侯王后親師古曰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  
宏宏呂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朕呂恭皇  
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  
消未萌師古曰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  
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群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

惜也師古曰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

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是呂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

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爲正卿亡不越

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朕閔將軍陷于重刑故呂書飭師古曰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令嘉有依得呂

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其上下稟騎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呂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呂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

折衝綏遠臣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

朕以將爲命呂兵爲威可不慎與師古曰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



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右上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

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竝為三公上故令

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

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曰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

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咸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

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

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

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二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

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遽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師古曰堅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

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  
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曰大司馬奉送先帝  
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  
曰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  
馬中賢不知所為請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曰太后詔即闕下  
冊賢師古曰即就也曰間者曰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師古曰菑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  
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訖驗也音軫被夫二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  
合衆心非所曰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  
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訖視  
曰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壙放  
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曰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

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  
等不悔迺復曰沙畫棺師古曰以硃砂塗之而又彫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  
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曰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曰加恭等幸  
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曰賢為官者皆  
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譁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與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  
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曰  
它臯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廼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  
容之間師古曰商容殷賢人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曰閔子  
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

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竝為公卿可謂貴重人

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

之適足曰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

矣師古曰釁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

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廢皇太后趙氏

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

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王者不私人曰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佞幸傳卷第六十三

師古曰佞幸氏關前南師

前漢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九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唐虞已上有山戎獫狁

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狁音險粥音夜六反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

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馱駼駼奚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馱馱俊馬也生七

日而超其母馱駼馬類也生北海驢奚馱駼類也佗音徒何反馱音決馱音提駼音桃駼音塗駼音顛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

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夫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身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雜食肉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已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蠅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

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幽師古曰

曰即今之幽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九君也父讀曰甫亶父

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維師古曰營維邑復居于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

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呂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

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呂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闕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

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允之難故也豈不

曰日相警戒乎至懿王曾孫宣王與師命將呂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

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

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

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邑當時秦

襄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儼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

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維邑伐

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初

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

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開戎翟戎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

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廼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

洛之間晉灼曰圜音囿三倉作囿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圜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圜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圜耳洛水亦謂漆沮號

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路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

秦故隴呂西有縣諸畎戎狄獫狁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隴諸道及狁道是也獫音羶在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朐音許于反而晉北有

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鳥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

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并代曰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有代句注曰北而魏有西河上郡曰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

城郭曰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

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曰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

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曰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已充之師古曰適讀曰謫有罪謫合徙戍者今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

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

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曰

日氏音隻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

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

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

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已為壯令將萬騎冒頓廼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

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已鳴鏑自射善馬左右

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已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已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已鳴鏑射頭曼

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

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

廼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

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

之東胡已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

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

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

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

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曰吾欲有之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  
引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  
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呂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呂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傳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  
鞮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穿距之掌師古曰音丈庚反匈奴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  
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呂太子為左屠者王  
自左右賢王呂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  
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呂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  
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呂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  
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  
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曰裨  
音頻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聚騎馳逐三周廼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樹杖也師  
古曰一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蹙者也軋音於黠反軋音女展反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

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呂攻戰月

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呂子之得人

呂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趨趨向也善為誘兵呂包敵師古

曰包兼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羣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

疏音我主反羣音犁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呂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

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

師古曰雨雪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

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駝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駝音尤騂音先高

帝廼使使問厚遺闕氏師古曰求問闕而私遺之闕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

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廼開圍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鄉言

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

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

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呂漢

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



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

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曰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縮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曰東終高祖世孝惠高

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仆也道言不能自立

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澤澤之地音于澤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曰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曰

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

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

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

不能鼓弩師古曰鼓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塗古於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

噲欲搖動天下妄言曰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

狄言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太謁

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曰書弊邑恐懼退曰自圖師古曰圖謀也

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曰自汗師古曰汗過誤也弊

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曰奉常駕冒頓得書復

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

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

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曰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真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

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

守陵轅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轅音來各反驚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

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

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

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告單于也師古曰不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

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呂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呂少吏之敗

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呂天之福吏卒良

馬力强呂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呂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呂安邊民呂應

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

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師古曰虜音火姑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駟騎馬堪

為騎也馬可駕聲也二駟六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

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

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

呂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

兄弟所呂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

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比疎一師古曰比音煩疎以金為之比音煩疎

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鈎也亦

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緹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緹厚繒也音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難

徒矣反

粥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

單于闕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至

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曰強之者曰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牛向反今

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

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曰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曰視不如旃裘堅

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且呂反曰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木作種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曰計識其人眾畜

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曰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所曰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曰尺二寸

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曰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

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

曰匈奴明曰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曰其肥美飲食壯健曰自

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曰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

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

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

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

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

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

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疆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

耕乘曰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也築城郭曰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

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

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曰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

苦惡則候秋孰曰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

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

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

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曰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曰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遼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

將軍師古曰慮音慮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

侯紀傳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

有所殺匈奴日曰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

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

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渠難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曰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曰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師古曰無暴虐

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音灼曰深音深水之深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背義絕約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

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葉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

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已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

也音普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已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不及魚鱉上及飛

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動貌跂音許穢反蠕音人充反莫不就安

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背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下人不足已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已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

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已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已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

燹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已下皆親

-5 170 35 925" data-label="Text">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與匈

奴交易

孟康曰私出塞交易

陽為賣馬邑城呂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

物廼呂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呂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

行微見寇保此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一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尉

史知漢謀廼下

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廼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廼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呂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兵

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呂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呂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

師古曰者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

絕呂中之

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

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

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

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

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

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

至匈奴廼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

呂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

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呂子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

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

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

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於

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

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翼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

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

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

召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

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

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呂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呂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裏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既

得翁侯呂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大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

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呂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徼音工堯反

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

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

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

小王呂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

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  
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  
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呂實之  
師古曰新秦西滅北地呂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解在食貨志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呂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呂  
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令大將軍青票  
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  
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徙其輜重令遠去呂精兵待於幕北與漢  
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

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真顏山趙

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真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呂為單于死迺自立

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

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呂西至令居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呂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呂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

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

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

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

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

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遺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

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召見武節師古曰武節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調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

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

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

法漢使不去節不召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召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

貉朝鮮召為郡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穢而西置酒泉郡召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又西通月氏大夏召翁主妻烏孫王召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

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召為言是歲

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召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

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呂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

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呂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

匈奴亦不復擾邊今廼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

子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呂為欲說折

其辭辯少年呂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

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廼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

奴匈奴復調呂甘言師古曰調古詔字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師古曰給詐也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

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

幣直數千金單于呂為漢殺吾貴使者廼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持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

使奇兵侵犯漢邊漢廼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呂

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

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

王欲呂垂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

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其冬

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

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

呂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

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維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

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  
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  
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  
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  
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是歲太初  
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  
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幼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  
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  
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匈奴單于立一歲死其

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因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

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

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晉為紀侯所譖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

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廼自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

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

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廼貴陵呂其女妻之後  
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  
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呂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  
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  
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呂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  
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  
王辭曰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

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呂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  
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揮音繩更呂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  
單于自己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  
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  
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  
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  
趙信城北邸邽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反邽音之曰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  
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  
大夫軍至追劍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匈奴使大將與李  
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  
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  
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

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闐陵侯將兵別圍車

師師古曰闐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鈞

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語者匈奴奔走莫敢

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

詔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北可

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

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

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

軍長史與決眭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黠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輝渠侯縣也師古

曰眭音息隨反輝音輝僕多者字當為朋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

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千反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

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巨

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

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臣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

漢女為妻師古曰闔讀與開同歲給遺我蘂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蘂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

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

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

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

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

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

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師古曰飭與救同言先單于怒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師古曰祠以祠社臣社師古曰臣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

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臣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

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

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

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鄉謂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渠闕氏謀匿

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

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

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臣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

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臣其罪罪盧屠王國人

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

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臣藏穀與秦人守

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

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廼更謀歸漢

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

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臣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

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音徒內反

徒內反

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曰為道擊之師古曰道即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曰備漢北

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曰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是時衛律已死衛

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

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

風漢使者師古曰風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曰漸致和親漢

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

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

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分三隊入

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

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

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

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行攻塞外亭音步浪反略取吏民去是時漢

邊郡燹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

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

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曰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曰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

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

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明友既

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

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  
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

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古師屯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古師

曰仇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

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

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巨下五萬餘騎

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

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犇古奔字毆與驅同是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

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負師古曰烏負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

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

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

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巨下三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

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

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巨為不可祁連不聽遂

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

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巨虎牙將軍不

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

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



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

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

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不可勝數於是匈

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

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

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呂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

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

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蓋也鄉讀曰綱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

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閭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顯渠

闕氏顯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

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

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

者入廼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

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

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已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嚅居左地者孟康曰嚅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嚅音奴獨反其

君長已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旣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

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其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

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

能復也

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巨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巨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師古曰與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巨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巨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

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巨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巨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

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爲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于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